

巴人全集

卷三 短篇小说

巴人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
巴人全集

卷三 短篇小说

巴人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: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人全集/巴人著. —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;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17
ISBN 978-7-302-42533-5

I. ①巴… II. ①巴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3337号

责任编辑:《巴人全集》编辑组

装帧设计:刘 派

责任校对:《巴人全集》校对组

责任印制:李红英

出版发行: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: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:100084

社总机:010-62770175 邮 购: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: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: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: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170mm×240mm 印 张:626 插 页:1 字 数:10125千字

版 次:2017年9月第1版

印 次: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3200.00元(全十九卷共二十一册)

产品编号:061171-01

目 录

捉鬼篇 / 1

自序 / 3

捉鬼篇 / 4

自杀尝试者 / 36

若木君的烦恼 / 44

雾 / 58

茶社里 / 65

仿佛 / 75

皮包和烟斗 / 91

前记 / 93

皮包和烟斗 / 95

老石工 / 107

革新者 / 117

天才 / 131

故居 / 139

“大炮主义者” / 146

“为人在世” / 152

白鹭 / 159

惊梦 / 165

许太太的打算 / 174

一个谋杀亲夫的妇人 / 180

三个偷火柴的人 / 184

灵魂受伤者 / 188

六横岛 / 197

佳讯 / 259

失掉了枪枝 / 261

回家 / 274

恋爱神圣主义曲 / 286

向晚 / 295

额角运与断眉运 / 310

自杀 / 330

佳讯 / 350

姜尚公老爷列传 / 363

超然先生列传 / 413

残缺的形象 / 498

编后说明 / 502

(本卷责任编辑：纪海虹)

捉 鬼 篇

自序

这里六篇东西,全是偶然收集在一起的。产生的时间,差不多隔了五个年头。《仿佛》一篇是二十年十一月里写的。《若木君的烦恼》以下的三篇大约是二十二年,二十三年间写的。其余二篇,则是去年的东西。

因为自己不常写文章,且时时搁笔的缘故,前后文体不很统一。也许这叫读者看了,仿佛看到杂志里各个作者的东西一样,反而增加些趣味也未可知。那么,这又是作者无意的收获了。

东西并不好。但有一桩值得纪念的事:发表《捉鬼篇》的《申报月刊》,发表《若木君底烦恼》和《茶社里》的《新生周刊》,都停刊的停刊、禁止的禁止了。想在这古国里,各种刊物的短命,真觉得写文章的无聊。

说这古国是个鬼国呢,那未免有点不敬。但作者总觉得活在鬼世界里,常常白昼见鬼。有时连自己身上也感到有鬼气通过,忽然成了匹“小鬼”。说句老实话,《捉鬼篇》里的周小学,倒和作者自己相像:一边用良心主义的哲学,去诅咒大雄鬼之类,一边却一个劲儿努力为大雄鬼之类服务。最后却还掉落在饭碗里。作者在这里,正和在《文学》里发表的《我来自东》文字一样,决不肯放弃自己,而光去诅咒别人。说是“惭愧”,自然“惭愧”。该引为说是“该死”,却也万分“该死!”是为序。

捉 鬼 篇

一 这里的一群

夏。

是冯二爷家那条黑毛白花狗躲在一株大樟树下，拖着满沾白沫星子的舌头，呼噜呼噜喘气的盛夏。

这大樟树，就长在一座野祠外，靠右边，临大路，往冯家村去那一头。

树叶子黑牙牙地绿得发了油。离离密密地扎住，不让毒太阳从这里漏下一丝两丝儿光。散下一大块浓浓重重的黑影，全像一座天造地设的好凉亭，仿佛在等待那些田头上烤着冒白烟的太阳的农人，到来歇息一会儿。

可是，这野祠坐落，虽然正在白水乡四通八达的要路口，但在万陇畈里，就带了点儿偏。跑到这里来歇息，准得耽误半炷香的来回路。这炎炎的大暑天，田头莠草可特别长得快，不赶早给耘光来，准叫秋里收成减一半。人们也就各个抱着个火烧着的心，伏在离离密密的禾田里，脚呀手地使劲干。谁还得空闲儿来这里坐上炷香，抽一肚半肚老黄烟？

这么着，这野祠就镇日价给四周的寂静包围住。虽则这大樟树的枝叶间，有时也伏上一只两只小知了，趁空来一阵嘎呀嘎的。可是这声音有点儿尖，像条铁丝儿穿过空间，没把这四周的寂静打破，倒反而添了份凉凉的味儿，益发感到这寂静的浓重。——浓重里偏又衬出这野祠的萧条、颓废、虚空。

可是今朝这野祠全没那么个气氛。

第一是冯二爷家那条黑毛白花狗，肚子下屈着后脚，脖子下伸着前脚，歪伏着个癩脑袋，拖着满沾白沫星子的紫舌胎儿，那么个呼噜呼噜在喘气。第二是那野祠的大门边——正落在那块“江左名宗”的匾额左横头，直直地贴上半尺来阔的一条长长的红纸条，写着“天长县第五区白水乡乡民选举大会会场”十七个端端正正的柳体字。这红纸条儿就有抹杀那野祠的存在那么个辉煌。但实际上，

这野祠却全赖这辉煌的红纸条儿，今朝才得充实地存在下去。

不信，你瞧，冯二爷家的大公子冯长明先生，这回正一身白绸褂裤，趿着双拖鞋，摇着把蒲扇，走进大门去了。

野祠里大殿上，早已坐上十来付白褂白裤的，叫人见了十有八九猜得中是那些各个村里头斯文人。头里那些左廊右厢全堆满些柴叶枯骸的，这回竟也给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大殿上那些牵来绷去的蛛网丝子、灰尘穗子，居然也给收拾得不见影子。只是横梁上柱子边，那一抹两抹白白的雀屎燕泥，跟神位牌前一堆两堆蝙蝠拉的黑小丸子，还依然点缀着，给撇在这些人的注意圈外。

“啊！这寡妇今朝竟也打扮得那么个齐齐整整呀！这就叫我看了也爱哪！”

冯长明先生铁搭铁搭地把拖鞋拖到左廊中段，就那么个高声叫起来。

大殿上正厅里靠檐前，一把高背木椅上，马上滚下个像弥勒佛那么个袒着半个胖肚子的胖家伙。头里，这家伙本来是跳着的脚儿搁在椅面上，抱着膝头，像条懒猫，蜷作一团，打瞌盹；凭空听到冯长明那么高声叫，赶快醒来滚下去，两脚来不及穿正拖鞋，后足绊住了前足跟，一滚，滚了一个大筋斗。这结结实实的胖个子，就从石阶上直滚到天井里。幸亏这天井是块泥地面，这胖家伙滚走了热梦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拍拍手里脚里泥土，把敞开的白褂子扣扣正，耸了耸阔肩膀，拖出一声笑：

“霍霍霍！冯先生！这叫作放欢迎炮，可惜没挂红！可是——刚才，你说的什么话？”

这胖家伙就抢上两步，赶到左廊头，扳住笑得呆了过去的冯长明。

大殿上已经笑得成一片海。左厅里，一张张的长条桌子边伏着写选举票的年轻小伙子，这时候，全停下笔来瞧住滚下阶去的胖家伙，哗啦哗啦看着笑个不了。有的笑得捧肚子，有的笑得拍桌子，有的咬住笔杆子低低地笑，有的还离开座位踱到正厅里，拍着手儿前仰后合地笑弯了腰。

可是等到这胖家伙一拉住冯长明的手，拉进大殿来，仿佛忘记了刚才翻的那个大筋斗，一边请冯长明坐在另一把高椅上，一边回过头来跟那些抄写手——年轻人大声说：

“笑什么的？笑什么？这也有什么可笑！真是年轻人高过了兴，大热天气，笑出汗来，可不是玩意账！”他说着，又宕了过来，翻一翻堆在第一张长条桌上的空白选举票，“喂！喂！小兄弟们，得赶快！得赶快！这么一大堆，今儿得赶成。

事情是笑不成的。笑多了汗，我可没钱给你们吃人参。‘夫汗者乃人身之元精。’中国医书里，有那么句话！我记得！我记得！呵呵！这个旧道理，也许你们不相信。”

这十来个伏在长条桌上的抄写手——年轻小伙子们，刚刚收住了笑，正要理平票纸来写，听这胖家伙那么个寿头寿脑来了一大套，马上按着各人的——中学生或是高小学生——那些个身份，来了一阵高低不同的放肆的或带点儿顾忌的笑声，仿佛一箩碎蛋壳，落在石板上，霍霍的发响得挺干脆。——但也有点儿无聊跟枯燥。

这一回，胖家伙也起了兴，跟住他们笑。

“霍霍霍霍！好笑！真有点儿好笑！小兄弟们，是不是？”重又敞开褂子来，捧住大肚子，肚脐眼一挺一挺的。“的确有点儿好笑！是不是？唔！这天气——这天气！”摸了摸光光的脑壳，一脑壳的汗。“真叫人要笑得淌汗。唔！这天气——这天气！——这是个寡妇的天气！”

说着，他又宕到正厅去，把左厅上有等级的笑声抛撇在一边。

“是的！这是寡妇的天气！”宕到正厅，他又听到冯长明在讲寡妇什么的，他也凑上去说了这一句。那时候，冯长明跟周大学各人占了一把高背木椅子，正在白嚼蛆。（那个周大学，便是刚才笑得离开座位跑到正厅中去的。）

“但咱们说的是这个寡妇。”周大学回过头来似啐非啐地啐了他一句，同时，右手尖着中指，指指脚下那块地面，“咱们是说，这野祠，挺像个寡妇儿，平时，没个人儿影子。今朝平白地给你自治委员王大老爷，淡扫蛾眉薄敷粉，打扮个齐齐整整的，引来了那么多客人，竟在她肚子上做起文章来了。”

“霍霍霍霍！原来如此！说得好！说得好！霍霍霍霍！”

这胖家伙，这白水乡自治委员王谷虎全仗他那份笑劲儿，给白水乡那些白衫白裤的斯文人，圈在一个圈儿里。他哪里好忘却这一套没尖角的磨平的笑声呢。

“霍霍霍霍！文章人人会做，各有巧妙不同。”他又接着说下去，“你说这野祠是个寡妇儿，今朝给咱装扮起来，叫你们这些贵客，到她肚子里来做文章。——咱说，咱可是说，说那寡妇儿寡了十来年，也许廿来年了，一肚子干柴烈火性，这天气——这天气，全像这一套。就寡妇那么的熬得人发急，发狠，淌汗。呵！好大的汗。霍霍霍霍!!!”

王谷虎就爱那么个打趣。夹着笑声，抹了一把汗。跟着，两手提着小褂直襟

子，一歛一阖地打风。胖肚子顶得高高的，像座坟，肚脐下一溜黑毛葱子，像丛坟头草，跟着在左摆右摇的。

“可是，刚才我跟冯大哥说过了。”周大学仿佛瞧不起王谷虎这付软骨跟媚态，虎下脸来说正经，“这手文章，总算你做得好。自然，我也还看在冯大哥面上，不过咱们白水乡，白水乡到现在还没有个高小，这一回我是主张把钱全储起来——组织个经济保管会，预备将来办高小。”

“那办法——那办法，我十分赞成。”冯长明毕竟是个大学生，在上海东陆大学读了三年经济科，自有他那一付打算。这句话，说得挺落实，仿佛上司批准小官的请求似的。“如其你们——你们都同意，我准叫爸爸慢点儿把这笔钱交出来，免得分散。”

“是的！是的！”这是胖家伙王谷虎说话时第二种武器。说笑话时，他不忘一阵又一阵地霍霍霍霍。说正经时，自然是来了一大串“是”。——“是的，是的。这份好打算，可还有些儿‘不是’。是的，是的，咱们总得那么个办，不过——霍霍霍霍！您老别发急。您老在府里念书，这一点手面是知道的。”他于是霎霎眼，叭叭嘴，凑上嘴去，给搁在周大学耳朵边。同时，拍拍周大学那肩膀，声音却仍旧说得连冯长明都可听到的。“你该想一想，这寡妇的天气，热得人尽淌汗，喘不过气，所为何来呢？田头上种田的那些蠢东西，便也有二毛一天；可是这里，全多是咱请来的。平时是穿长衫的——霍霍霍霍！您老别以为今天都是短衫短裤的，但这是因为有个寡妇的天气——也有是高小毕业生，秀才底子的；也有是中学毕业生，像您老，举人底子的；身份都不浅，干吗可以一个子儿不见的，让淌了三大碗汗，回家喝冷水？这，这，这在我——老实说，在我心里是过——过不去的。”

“暖——什么？你这位大老爷，又要那么个转弯子。”周大学拍一拍椅背，霍然跳下地，挺像一个跳高劲儿的，显见他在学校里是个上好的竞技选手。“你可别打错算盘子。”一付尖尖的猴子脸，没丝儿那份做人应有的礼貌。眯着一双黑眼儿，尖着嗓子叫起来。“咱们可还有脸儿说这点——咱们可还有脸儿收那一份钱？谁给了咱们这一份权利？谁叫咱们包办来着？咱们这么干——干了去！”猴子脸转向那左厅上去——左厅上三两张长条桌上全走着黑溜溜的眼珠子，仿佛全在吃惊，发呆，看稀奇。可是这当儿猴子脸，又赶忙仰着瘦手儿向那面一指，接着说：“这么个干了去，可不是犯了罪？做一个公民，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，哪得没这份权利？可是您——您老要在寡妇肚子上做文章，却还不让我把这笔钱

在他们身上做文章？——原来的还让它原去，是谁们应得的，就得还给谁们。办高小，教育事业，福国利民，你可还想反对？这倒是我在师范学校里教育学书上不曾读到过的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——”这一回王谷虎该来第三手武器了。他一面说着是，一面拍着敌人的肩膀。越看别人上了气，越把自己气儿压得低，连自己那个胖脸儿，也给笑得像要融了去。“着什么急呢，好说！——好说！您老这时候儿——这时候儿就是搁上咱几个嘴，咱也是领教的。不过理想总是理想，事实总还是事实——这是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含糊不得的。原说这些蠢猪子，有那份权利，可是上字和下字还认不出一个颠和倒来，又叫他们怎么来写上那三个字——三个字：冯春荣——是不是，”说着，转又拍一拍冯长明的肩膀，“——怎叫他们能写上您家老大人冯二爷大名呢？既然不能写，而这事又不得不办——得办！那是上头的命令。命令急如火灾，咱可不是拿水龙头的？真是狗屁不如的自治委员，咱下届一准不干这不是人干的事。”胖家伙觉得这一骂，骂得挺痛快，骂不过人家，准得骂自己。骂自己，赛如骂敌人。全以为那么个就给周大学心上放了一支冷箭。“除非咱——咱们不是十个月养的，还得干！干的人，全不是十个月养的，谁来干，谁就是不是十个月养的。除非咱——噯，噯，但咱话得说回来，霍霍霍霍！咱挨不过火急冷箭，咱得办。既然冯二爷抱了份救国救民的宗旨，填上他，可不该。——该！十分该！”横眼儿直扫，直扫到白净的冯长明的笑嘴角儿里。“承冯二爷的情，库里多的是钱，仓里多的是谷子，分一份出来，赏赏咱们办事的。可不该！该！十分该！——霍霍霍霍！哪，哪，哪，哪个呢——选举法上没规定，一张票子一份钱。钱，正是咱们代劳的——唔，——是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是您老跟那些小兄弟代劳的酬谢费呀！”

这一回，王谷虎连说带笑，跟拍肩膀，足足喘了一大阵气，才说得通那么个主见儿。左厅上那些抄手——年轻小伙子，听了这二位那么个耳红面赤的对辩，各有各的想头和心思。刚才瞧着胖家伙滚下石阶去那咬住笔杆笑的，全是些高小学生和毕业生。头里，在他们单纯的心里觉得周大学说得对，但跟着，又觉得王谷虎这一套，也不能说没有理。虽然各人各具了份秀才底子，但秀才人情纸一张，谁愿在这大暑天，熬住热来，淌大汗，偏没半个子儿见面的。要是办高小，高小办到乡里来。那也不是玩意儿，谁的儿子，全可进秀才。那不就减低自己那份阔架子？

“这是——唔！这是师范生的主意！”座中便低低地来了这么一句私语。

“当然咯，门路是要紧的。”——说这句话的，那就不免有点儿感慨。

但四个中学生淘里可不就那么想的。这里有个忧郁诗人周小学，不用说，自然同情周大学——他的哥哥那一边。有个王亚夫，却觉得两边争论都得不到要点。照理这事自然咯，是不该包办的。但既然包办了，这份钱，却不一定要用在他们人身上的。这在他是个真理。发现了真理，眼圈儿里加了一层光辉。跳呀跳的，就把苗条的身子跳出座位去。一会儿，他那鹅蛋形的脸儿，光滑得可以叫苍蝇打跌的头发，就晃在那拨人——冯长明，周大学，王谷虎——中间。

“我以为——”他一开口，就把脑袋晃动起来，仿佛要叫人注意他脑袋的存在。同时，他那右手臂也平平地在空中摸牌似的画圈子，他那屁股就跟脑袋合拍地转。“我以为——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问题的结晶，不在这笔钱，问题是在咱们如何——如何呀！使中国每一个人民知道自己的义务和权利。比如做一个国民的，义务是哪几桩：纳税，完粮，讨老婆，生儿子。……权利是哪几桩，吃饭，拉屎，吃法警老爷的耳光，坐班房，打屁股，跟那砍脑袋！这一套，全都要知道……可是，这些——唔！真太热了！哈哈！你不是说，王委员，你不是说这是个寡妇的天气吗？——真有点寡妇性子的，要不得！要不得——”

足足摸牌似的画上十来个圈子，这回，才从白绸衫口袋里掏出黄色手帕儿，轻轻地拭了拭他额上的汗，仿佛会把他嫩脑袋拭破似的。可是正在这当儿，三个人都闻到一阵沁骨的清香，三个人的眼睛，不期然转到王亚夫那条手帕儿上。马上，各个瞧出王亚夫那张俊俏的脸庞儿。

王谷虎下意识地伸过手去，拍拍王亚夫的肩膀。

“小兄弟，咱是年老了，四十多岁啦。——可是，一径不曾听到您那么个通达的话儿！这真叫作后生可畏呵！——子曰夫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——然而，惟后生为可畏耳！——”

王胖子——王谷虎全想把问题扯到别一方面去，好叫这些离开座位的少爷，赶紧去写那票子，索性哼呀哼地哼出调调儿来。可是他那心里还别有文章，扬了这边，也就是抑了那面。何况他那嘴里，“小人”和“女子”，正指骂着周大学那拨人，假仁假慈悲，全带些捏屎撒尿的女子性，屎可捏不住，尿倒撒了个满手。别碍爷爷的正经事！

然而王胖子——王谷虎十年的自治委员，就在一付笑工架，跟那磨平是非的

好嘴子。虽然肚子里有那份气，口头总还是一径放鸽子，准叫人看不清他线路有多长，拉到东来又扯西。

冯长明——东陆大学经济科的未来博士，自有他主见，好久好久不曾插些儿嘴。摸着下巴，瞧着屋檐头的天。天色是蓝得要流去。间有一缕两缕的白云，也像银箔似的挺光辉，半空里，一阵又一阵地冒白烟，仿佛有谁在烧纸钱。樟树阴下的小知了，歇斯底里地嘎呀嘎地叫个不住。

周大学平时顶瞧不起王亚夫。这小白脸儿，妖声妖腔的。在学校里，也准叫自己卖屁股。说话永远不着边际。要算是理想主义者呢，凭他那付脸蛋儿，倒也媚酥了他那村里所有年轻小姑娘。——媚到手，又是挺讲实利主义的。周大学可还有什么不知道，高小读书时，回乡来，就凭他那一手，叫一个姑娘，在他那村头磨谷的碾子间，受足了他给的快乐的灾难。这时候，周大学狠狠盯了他一眼，撇着嘴巴，背着手，在阶石上来来去去地踱起来。

正厅里一时放下了一大堆寂静。就是王胖子的“耳”字尾音，也只在梁间绕着转。

左厅上周小学，一个忧郁的诗人，心腔里仿佛有匹小鹿儿要撞出来，跳呀跃的，那么个急迫；满头流着汗，满身滚着热。他有一万句话、一千个理由要说，可是他说不出。有时候，哦了两声，站起来，满想赶过正厅去插一插嘴，可是正眼儿瞧一瞧王委员老爷的大个子，仿佛是尊寺院里四金刚，镇住你开不得嘴儿。也就吁了口长气坐下来，一票两票写着：“冯春荣——冯春荣！”

“这一票冯春荣是该属哪个的？”——他想起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儿。“这一票呢？”——他又想起了棕色背脊的庄稼汉！……

这么的写一票，就有一付挺面善的影子映过他脑袋。他越写得起劲，越叫他生气，越叫他发狂。可是他总觉得有什么一块大石头，压住他，叫他牛那个写下去！

“不是吗？这正是个干柴烈火的天气。”王亚夫抹完了额角，哼了哼鼻子，听听这自治委员那么个劲儿抬举自己，自己就赶快地把这套真理聊个完结。“但是，就到这会事儿呢，根本问题没得个解决——那个，那个人民政治认识，没得个分晓，一切问题，全不必谈起！所以——我意见，办高小全是无谓的！”

“笑话！笑话！笑话！一百个笑话！”周小学一个劲儿地从座上站起，放鞭炮似的叫。可是一叫出，自己又想不到怎么接下去。红了红脸，又伏上案头写票子。在工作中，看出他真是王胖子主张的积极支持者。谁又了解他那心里一

份无边无际的迂打算。这时候，全屋子里人多送过眼来瞧着他。等待他那一百个笑话后，听还有什么理由说。可是等待了老一会儿，他还一个劲写着票子，仿佛全没有什么意见要发表，前两桌那群高小学生，早已耳朵凑着嘴巴的，说出了一串“神经，神经！”他也听得挺分明。但他可恨谁？恨自己？不，自己也没得空儿恨。他还感到千百双眼睛，投着千百条发光的箭，威逼着他似的！威逼也只好听它们逼威了，他总只能左一张“冯春荣”右一张“冯春荣”……那么地一个劲儿写下去。

靠左手的是唐世明，一个大眼阔嘴的好家伙。头里，他给周小学叫得惊一惊。此刻，他涎着个阔嘴，笑看那人们的眼睛。吮吮嘴，挤挤眼，喜霍喜霍喝粥汤似的笑出了声。自个儿笑得个高兴，搁起一只脚在长板桌上，倒栽葱式地坐定，一下两下抹脚趾。抹了又闻，闻了又抹。好一会儿，才伸伸腰站起，说声：

“呵！累得很！累得很！”

无所谓地也踱到正厅去！

“什么笑话呢——但永远是个笑话！”王亚夫越来越有精神。手也平摸得更起劲。“咱们是在唱双簧！说的是我，做的是你。但根本问题不解决，咱们也只好这么地唱双簧唱下去——这可不是大笑话啦。”

“霍霍霍霍！你说得对……”王谷虎这回正抓住他右手，爱抚似的摸着他。

周小学全把王亚夫这清脆脆的声音听得一分二明。涨红着脸，又想站起来。可是没说出一声话，又复坐下去了。他明白——他自己明白在犯罪，然而他却不犯罪活不下去那么个心境，他写呀写的，还是写个不停。

靠右手的董一心，永远只知道苦着付脸相听话的，这时搁下了笔。欠过身来，咬住周小学的耳朵说：

“咱们到外面去歇息儿吧！怎么样？”

周小学马上像个堕落的人得了救。站起，用行动来代替回答，一闪，闪出了左厅边门。——董一心就像个影子似的跟在后面。

这里就只留下了四五个高小学生，停停息息地在写。他俩跟那正厅里一群，含着笑，点头；有时还抹抹下巴，摆出付超然的态度。

正厅里这时可争论得挺顶真。

周大学负手踱了会儿，霍然站停。

“可不是——根本问题，就在教育——教育不普及，民智便无法开通。办高

小——办高小，就为那一着。现在——现在我敢大胆笑一句：居然还有个教育界中的败类，还反对——反对我在这白水乡里办高小的主张，竟不知是何居心——是何居心？”

唐世明阔嘴张得合不拢，但他知道这小猴子，可不是指骂他，他挺放心，食指和拇指捏得噼啪噼啪地发响。

王大胖子这回肚子挺得更劲。碌着眼儿看王亚夫那小伙子——这张新剥白水蛋似的嫩脸蛋儿，叫他想起了另一桩心事。

“好说的——好说的！你我还有什么说不了的。霍霍霍霍——”又拍一拍周大学的肩膀，“不过储藏起来总不是办法——我以为，我以为。同时，也得一份，给——给今天咱们那些熬着寡妇天气过日子的！”

“这就对啦！这就对啦！”高小学生那一堆，流着那么个声音。

“不过储起来，也是个办法。”冯长明这回也开口了，“办高小，这主见哪得错？”一个横眼儿，扫到那张白脸蛋儿。“什么事儿推个净——一句话说完，根本没办法，就只讲眼前，可是哪个是根本？这在经济学上，就叫作卖空买空。”于是溜眼儿往青天——青天上一片云。“我以为——我以为话要那么个说开来。这事儿，包办呢，也该得咱们包办的。那些田里人，即使认得几个字，哪里又识得个大体。国家大事，不是玩玩的。生成的奴隶，可没法当主子。这是一。”翘起一个大拇指，往别人眼前晃了晃。“其二呢，票子本来卖不得钱。这应讲公理。谁该被选的，谁就得拥护的。今儿个，多份是爸爸的一份酬劳费。不过虽是酬劳费，咱们读书人，谁又不应该为地方上服务的。所以归根究底——我以为还是别把这笔钱分散了，倒实在。”

正厅里这时候马上压下了一大堆寂静。——人全觉得冯长明，一个大学生，那说的话，就是法律，谁敢说不能的。可是前前后后的知了声却还不知趣地噪得更劲，倒把正厅里寂静缩得挺硬挺硬！

周小学跟董一心趑出左边门。左边门外是一大堆荫地。七八株鸟子树，密密地结成顶大伞子。他们说着就树下一块大石头坐下，周小学一等董一心坐定，拉着他那手儿竟呜呜咽咽地哭了。

“我气闷！我气闷！我活不下去！我活不下去！这世界——这是个什么的世界呵！”跟着周小学又欹在董一心的怀里，“人们叫我犯罪，我没丝毫抗拒，我犯罪下去。我在我笔底下，瞧到了许多人的面影。那些人又是那么善良，那么和